宋元學案

慶元黨案表

類別	人名
曾任宰執者四人	趙汝愚別見玉山學案、留正、周必大別見范許諸儒學案、王藺
曾任侍制以上者十三人	朱熹別爲晦翁學案、徐誼別爲徐陳諸儒學案、彭龜年別爲嶽麓諸儒學案、陳傅良別爲止齋學案、薛叔似別見艮齋學案
餘官三十一人	劉光祖別爲邱劉諸儒學案、呂祖儉別見東萊學案、葉適別爲水心學案、楊方別見滄洲諸儒學案、項安世別見晦翁學案
武臣三人	皇甫斌、范仲壬、張致遠
士人八人	楊宏中、周端朝別見嶽麓諸儒學案、張衜、林仲麟、蔣傳、徐範、蔡元定別爲西山蔡氏學案

章穎 別見玉山學案

鄭湜

樓鑰 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林大中 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黃由

黃黼 別見涑水學案

何異

孫逢吉

李埴

沈有開 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曾三聘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游仲鴻 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吳獵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李祥

楊簡 別爲慈湖學案

呂祖泰 別見東萊學案

趙汝諧 別見水心學案

趙汝談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陳峴 別見玉山學案

范仲黼 別為二江諸儒學案

汪逵 別見玉山學案

孫元卿

袁燮 別為絜齋學案

陳武 別見止齋學案

王厚之 別見象山學案

孟浩

趙瑩 別見邵劉諸儒學案

白炎震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慶元黨案

梓材謹案是卷序錄統見上卷元祐黨案

紹興二十九年己卯

八月陳魯公康伯言朱晦庵熹之賢召赴行在晦庵辭不出

九月魯公相

紹興三十年庚辰

魯公相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

魯公相

紹興三十二年壬午

魯公相

六月高宗內禪孝宗

隆興元年癸未

正月史忠定浩相

以魯公言再召晦庵

隆興二年甲申

十一月魯公復相

即位
十二月胡籍溪憲卒

晦庵既見首論講學復讎二事不合意除武學博士待次
四月賜進士得呂東萊祖謙
五月忠定罷
十二月張魏公浚相
陳龍川亮上中興論
魯公罷

乾道元年乙酉
二月魯公卒
促晦庵就職又以執政錢端禮等議論不合引歸

乾道二年丙戌
十二月魏文節杞相

乾道三年丁亥
陳正獻俊卿劉忠肅珙初秉政
晦庵差充樞密院編修官九月丁母憂

乾道四年戊子
十月陳正獻相

乾道五年己丑
春釋奠先聖太學錄魏元履掞之白宰相請罷王安石父子從祀而追爵二程宰相

乾道六年庚寅
五月正獻罷

不可
八月虞雍公允文相
是年賜進士鄭僑第一

乾道七年辛卯
雍公獨相

乾道八年壬辰
八月梁儀公克家相
九月雍公罷

乾道九年癸巳
五月晦庵主管台州崇道觀

淳熙元年甲午
二月雍公卒
十一月葉衡相

淳熙二年乙未
葉衡獨相

淳熙三年丙申
二月汪玉山卒
龔莊敏行丞相事薦晦庵除秘書郎後奉祠
除呂東萊秘書郎國史院編修

淳熙四年丁酉
六月龔莊敏罷
趙侍郎粹中奏乞去王雱而擇本朝名儒列于從祀孝宗諭以趙衛公雄執政

淳熙五年戊戌
三月史忠定復相薦召晦庵東萊張南軒栻及曾逢南軒不至

淳熙六年己亥
衛公獨相

范司馬二文正歐陽蘇二文忠從祀趙衛公欲置范歐而升司馬蘇于堂上參政龔茂良李彥穎不以爲可乃不行秋去王雱畫像	淳熙七年庚子 衛公獨相 二月南軒卒 晦庵除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待四年闕 七月除直祕閣改除提舉浙東常平茶鹽 九月陸復齋九齡調全州教授未上卒 十二月胡忠簡卒
忠定薦晦庵差知南康軍 十一月忠定罷 衛公相	淳熙八年辛丑 二月象山訪晦庵于南康 五月以史忠定爲少師 六月忠定薦薛象先楊慈湖陸象山陳益之石應之宗昭葉水心袁絜齋趙靜之善譽張子智等十五人 七月東萊卒 八月王魯公淮相 是年賜進士黃由第
	淳熙九年壬寅 魯公獨相 正月除象山國子學正 八月晦庵以浙東賑濟有勞進徽猷閣

淳熙十年癸卯

魯公獨相

正月晦庵差主管台州崇道觀白是杜門不出作武夷精舍居之

六月陳賈論道學欺世盜名乞擯斥時鄭丙為吏部尚書亦上言近世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遂有道學之目

十二月象山遷敕令所刪定官

淳熙十一年甲辰

魯公獨相

十一月令峽州歲時存問郭白雲雍

淳熙十二年乙巳

魯公獨相

淳熙十三年丙午

魯公獨相

十一月除象山將作

淳熙十四年丁未

二月周益公必大相

六月梁儀公本

淳熙十五年戊申

五月魯公罷

詔晦庵主管西太乙

監丞王給事信論駮
改主管台州崇道觀
十二月陳魏公卒

七月晦庵除江西提
刑力辭
魯公秉政日久士多
失職益公相拱默無
所預唐元善體仁準
同志者請于益公反
覆極論貴以變通之
理因疏納知名士廢
不用者陳君舉傅良
而下三十三人益公
雖不能用然其後亦
多所收擢
十二月郭白雲卒

宮並崇政殿說書除
祕閣修撰依舊主管
崇福宮辭職依舊直
寶文閣
八月晦庵除兵部郎
官未供職林栗劾晦
庵奏狀業水心適爲
晦庵辨誣及論陳賈
封事
晦庵除江東轉運副
使辭十月差知漳州

淳熙十六年己酉

正月留魏公正相推
何澹爲諫官攻益公
二月孝宗內禪光宗
即位
五月益公罷
八月王淮死

紹熙元年庚戌

魏公爲相
正月起陳止齋爲吏
部員外郎
二月劉文節光祖論
道學非程氏之私言
入對復論前諫議大

紹熙二年辛亥

魏公爲相
春晦庵除祕閣修撰
奉祠九月除湖南轉
運副使差知靜江府
辭差知潭州
冬光宗不豫繼而以

九月劉子澄清之卒夫陳賈今右正言黃艉甚得疾于是過重
太學博士沈應元有掄檢點侯柔清議所華之禮始罰
開力勸魏公以拔用非出賈與嗣掄補郡
知名之士魏公從之二人皆攻道學者也
自是一時善類多聚
于朝
十二月詔陸象山主
荊門軍

紹熙三年壬子

魏公獨相
十一月羅尚書點尤
給事袤黃舍人裳黃
御史度葉郎官適等
請光宗朝重華宮不
從

紹熙四年癸丑

三月葛邲相
五月賜進士陳龍川
第一授建康簽判未
至卒
六月胡簽樞晉臣卒

紹熙五年甲寅

六月孝宗崩
七月寧宗即位尊光
宗爲太上皇
授黃直卿幹爲迪功
郎
八月晦庵除煥章閣
待制侍講
魏公罷
趙忠定如愚相
擢徐子宜誼中書門
下省檢正諸房公事
韓侂胄用事

九月張叔椿除諫議
大夫上奏論學術不
可偏尙
罷樞密黜卒
十月辛卯晦庵入見
又約彭子壽龜年同
請對白發侂冑之奸
黃正言度欲論侂冑
謀泄以內批斥去
閏十月晦庵除宮觀
忠定獨袖內批還上
樓宣獻繳封還錄黃
鄧舍人驛面奏乞留
上許除京祠已而不
下劉文節光祖又言
之陳文節傅良再封
還錄黃除晦庵寶文
閣待制與郡劉文節
再上疏留行不報樓
宣獻再封還錄黃有
旨依已降指揮孫侍
郎逢吉上疏留晦庵

吳文定[illegible]入劄子乞
畱不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朝甫
四十六日
自是陳文節吳文定
劉文節谷先後斥去
十一月晦庵差知江
陵府再辭提舉鴻慶
宮
是年黃尚書裳亦卒

慶元元年乙卯

侂胄用事
三月忠定以右正言
李沐論其擅擢求勝
而罷章茂獻穎上疏
畱之李沐劾其附下
罔上與郡徐子宜亦
上疏請畱之子宜罷
李元德祥楊敬仲簡
復疏畱忠定沐又劾
之元德敬仲俱罷

慶元二年丙辰

侂胄用事
正月京鏜相何澹同
知樞密院事自是主
偽學之禁者凡六年
忠定至衡州服藥而
卒
劉德秀論畱魏公引
偽學之徒以危社稷
偽學之稱自此始
二月省闈知貢舉葉

慶元三年丁巳

侂胄用事
先是有詔監司帥守
薦舉改官並于奏牘
前聲說不是偽學如
是偽學甘伏朝典
二月邵褒請自今權
臣之黨偽學之徒不
得除在內差遣○梓
材案邵褒道命錄作
趙衷然

四月呂子約祖儉又疏留忠定併晦庵彭子壽等不當去語侵侂胄子約詔送韶州安置鄧舍人驛封還錄黃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衜林仲麟蔣傅徐範六人伏闕上書

六月詔宏中等各送五百里外軍州編管劉德秀又劾孫東伯元卿袁和叔燮陳蕃叟武皆讒去徙季路遂人劉子辯之亦罷德秀上疏乞考覈眞僞而辨邪正

七月何澹論專門之學短拙姦詐宜鏤眞去僞詔揚朝堂于是忠定引用之人一網盡矣

翥等奏論文弊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爲世大禁

七月呂子約卒于筠州

八月胡紘論僞學猖獗圖不軌豈可容其並進

沈繼祖以胡紘稾劾晦庵

十二月蔡西山元定編管道州

三月劉三傑論僞學之黨變而爲逆黨防之不可不至

留魏公送邵州居住

六月言者楊寅論廷省魁兩優釋褐皆僞徒不可輕召

十二月王沇乞置僞學之籍于是著籍者宰執則有趙忠定等四人待制以上則有朱晦庵等十三人餘官則有劉文節光祖等三十一人武臣則有皇甫斌等三人士人則有楊宏中等八人共五十九人

是年蔡西山卒于春陵

十一月責忠定永州安置徐子宜南安軍安置

十二月晦庵罷待制仍舊宮觀

慶元四年戊午

侂胄用事

四月姚愈論姦僞之徒盜名欺世乞定國是

五月命高文虎草詔諭告僞邪之徒改視回聽

十二月晦庵乞致仕

慶元五年己未

侂胄用事

正月詔彭子壽追三官勒停會無逸三聘追兩官

二月詔劉文節落職房州居住

五月賜進士得員西山德秀魏鶴山了翁

九月進士呂泰然祖泰擊登聞鼓上書論不當立僞學之禁送連州拘管又配欽州牢城收管

十二月言者乞虛僞

慶元六年庚申

侂胄用事

閏二月謝深甫相

三月晦庵卒于考亭

八月京鏜死

言者施康年論僞徒會送僞師朱某之葬乞嚴行約束

之徒姑與外祠使宿道向方晦庵依所乞守朝奉大夫致仕

嘉泰元年辛酉

侂胄用事

二月議者又言僞學之徒未能盡革願于用人聽言之際防微杜漸

周益公爲少保

八月李肅簡祥卒

嘉泰二年壬戌

侂胄用事

正月言者論習僞之徒唱爲攻僞之說乞禁止

二月朔以張孝伯陳景思言追復趙忠定資政殿大學士黨人之見在者徐子宜誼劉德秀光祖陳止齋傅良章茂獻穎薛象先叔似葉水心適林正甫大中詹元善體仁叅行之劝學曾無逸三聘項平甫安世范文叔仲黼黃商伯灝游子正仲鴻之流

嘉泰三年癸亥

侂胄用事

五月陳自强相

咸先後復官自便或
典州郡宮觀又例薦
牘中不係僞學一節
俾毋復有言
十月除晦庵華文閣
待制與致仕恩澤
十二月周益公復少
傅畱魏公復少保自
是學禁稍稍解矣

嘉泰四年甲子
侂胄用事
十二月益公卒

開禧元年乙丑
侂胄用事
七月畱魏公卒
侂胄以太師永興軍
節度使平原郡王平
章軍國事

開禧二年丙寅
侂胄專政
七月楊誠齋萬里卒
十二月吳曦受金命
稱王
彭子壽龜年卒

開禧三年丁卯
侂胄專政
十一月三日定計侂

嘉定元年戊辰
二月詔趙忠定盡復
原官賜謚
史彌遠獨相

嘉定二年己巳
正月以樓攻媿鑰參

胄伏誅
十二月錢象祖相

六月林正惠大中卒
七月邛忠定蕃卒
十月史彌遠相
晦庵有旨賜諡
詔褒錄上書六士
趙忠定轉贈太師追
封沂國公
十二月象祖罷
是年號為更化

知政事
十二月晦庵賜諡文
公博士章徠議諡文
忠劉考功彌正去忠
存文于是彭龜年孫
逢吉呂祖儉以文賜
諡
蔡西山特贈迪功郎

嘉定三年庚午

彌遠獨相
五月追贈晦庵中大
夫寶謨閣直學士

嘉定四年辛未

彌遠獨相
十二月李仲貫道傳
乞下除學禁之詔頒
朱子四書定周邵程
張五先生從祀未行
是年呂泰然卒

嘉定五年壬申

彌遠獨相
劉晦伯爚乞以晦庵
語孟集註列于學官
從之

嘉定六年癸酉

彌遠獨相

嘉定七年甲戌

彌遠獨相
八月衛資政涇奏為

嘉定八年乙亥

彌遠獨相
六月邛發州壽雋奏

張南軒請謚

為呂東萊請謚
八月賜南軒謚博士
孔煒議謚曰宣楊考
功汝明覆議從之

嘉定九年丙子
彌遠獨相
正月賜東萊謚孔煒
議謚曰成丁考功端
明覆議從之
魏鶴山了翁為周濂
溪請謚
十一月任伯起希夷
為二程請謚

嘉定十年丁丑
彌遠獨相
魏鶴山為周二程張
四先生請謚
賜陸象山九淵謚曰
文安
是年賜進士吳潛第
一

嘉定十一年戊寅
彌遠獨相

嘉定十二年己卯
彌遠獨相

嘉定十三年庚辰
彌遠獨相
六月被太常格議謚
濂溪曰元明道曰純
伊川曰正樓考功觀
覆議從之

嘉定十四年辛巳
彌遠獨相
三月李蘄州誠之死
節
十二月魏鶴山再為
橫渠請謚

嘉定十五年壬午

彌遠獨相

嘉定十六年癸未

彌遠獨相

五月賜進士蔣重珍第一

博士議謚橫渠曰達禮部侍郎議謚于明誠中三字取一字用之鶴山擬用誠字議者以爲不可○雲濠案道命錄自註云國史本傳稱謚曰明熊氏去非性理羣書稱謚曰獻未知孰是○梓材案鶴山入爲太常少卿定謚曰明然最後定謚曰獻

嘉定十七年甲申

彌遠獨相

正月錄用伊川後人補伊川曾孫觀之登仕郎

六月詔補伊川元孫源迪功郎

八月寧宗崩理宗郎位

慶元黨禁

曾任宰執者四人

忠定趙子直先生汝愚別見玉山學案

忠宣留仲至先生正

留正字仲至泉州晉江人鄂國公從效六世孫紹興十三年第進士孝宗朝除給事中兼權吏部尚書言用人莫先論相望精選人才與圖大計府相不樂出知紹興府後爲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以簡素化民除端明殿學士參知政事同知樞密事孝宗密諭內禪意拜右丞相光宗受禪姜特立權知閤門事聲勢浸盛乞斥逐上意猶未決特立謂之曰上以丞相在位久欲選左相葉翥張杓當擇一人執政未知孰先先生奏之上大怒詔特立提舉興國宮孝宗聞之曰眞宰相也紹熙元年進左丞相躉法度惜名器毫髮不可干以私引趙汝愚首從班卒與之

共政用黃裳爲皇子嘉王翊善世號得人拜少傅封魯國公力辭孝宗疾篤數請車駕過宮先生引裾泣諫隨至福寧殿門適進孝宗崩光宗以疾未能執喪率同列乞早正嘉王儲位不報即出國門上表請老寧宗即位遣使召還進少保封衞國公積數事失上意韓侂冑從而閒之詔以少師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又以張叔椿言落職以張釜言責授中大夫光祿卿分司西京邵州居住明年令自便量移南劍州詔復元官職致仕嘉泰元年進封魏國公開禧元年七月卒年七十八贈太師寶慶三年賜謚忠宣參史傳

文忠周平園先生必大別見范許諸儒學案

獻肅王軒山先生蘭

王藺字謙仲廬江人乾道五年擢進士第爲信州上饒簿累除武學諭孝宗幸學先生迎法駕立道周上目而異之命小黃門問知姓名由是簡記遷樞密院編修官轉對奏五事讀未竟上喜見顏色明日諭輔臣曰王藺敢言宜加獎擢除宗正丞出守舒州尋出手詔王藺鯁直敢言除監察御史遷起居舍人言朝廷除授失當臺諫不悉舉職給舍始駁繳內官醫官藥官賜予之多遷轉之易可不思警懼而正之乎上竦然曰非卿言朕皆不聞磊磊落落惟卿一人除禮部侍郎兼吏部會以母憂去服除召還爲禮部尚書進參知政事光宗即位遷知樞密院事兼參政拜樞密使光宗精厲初政先生亦不存形迹除目或自中出未愜人心者輒留之納諸御坐或議建里居家廟力爭以

爲不可因應部上疏願陛下先定聖志條列八事疏入不報中丞何澹論之以罷去起帥閩易鎭蜀皆不就後領祠帥江陵寧宗即位改帥湖南臺臣論罷歸里奉祠七年卒先生盡言無隱嫉惡太甚同列多忌之竟以不合去有奏議傳于世參史傳

梓材謹案直齋書錄解題軒山集十卷言先生任經帷論宮僚攀附而登輔佐道謏濟私陳義稟然嘉定以來子孫不敢求仕亦不敢請諡至端平乃得諡獻肅云

會任待制以上者十三人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別爲晦翁學案

忠文徐宏父先生誼別爲徐陳諸儒學案

正肅彭止堂先生龜年別爲嶽麓諸儒學案

文節陳止齋先生傅良別爲止齋學案

文節薛象先先生叔似 別見艮齋學案

文肅章先生穎 別見玉山學案

文肅鄭補之先生湜

鄭湜字溥之福州人光宗即位爲祕書郎因轉對首乞盡事親之道以全帝王之大孝慶元初權直學士院時趙忠定汝愚罷相去知福州先生草制坐無貶辭免 參姓譜

謝山答臨川論慶元黨籍鄭湜帖曰昨問慶元黨籍之第七人鄭湜宋史無傳愚攷福建通志湜字溥之 一字補之 閩縣人也乾道中成進士光宗時官祕書郎所陳皆讜論慶元初以起居郎權直學士院趙忠定公罷相湜草制有持危定傾任忠竭節語韓侂胄以其爲襃詞大怒出知本州後

爲刑部侍郎隸名黨籍卒謚文肅按李枅嘗問朱子曰溥之草趙丞相罷相詞因好以某觀之當時不做便乞出尤爲奇特朱子以爲不必如此但後來既遷之後便出亦自好溥之卻不肯出所以可疑若不做而遽出亦無此例枅曰如富鄭公繳遂國夫人之封以前亦何嘗有此朱子笑而不答然則溥之草制之後當遷一官其後始被外轉耳溥之又有與朱子論戢盜法亦載語錄宋史寧宗本紀紹熙五年七月遣鄭湜至金告禪位金史交聘表明昌五年閏十月宋翰林學士鄭湜來攷之宋制翰林學士承旨之下爲翰林學士學士之下爲直學士院承旨不常置以學士久次者爲之他官入院未除學士謂之直院溥之本直

院使金時暫假學士銜以行耳若陸文安公之卒溥之祭文以江淮總領署銜然則以祕書出爲總領以總領入爲直院也忠定罷相在慶元元年三月次年即有僞學之禁溥之旣斥知外郡何以得遽入爲侍郎既召用何以又遭禁錮愚意或即草制時所遷之官而後人誤記之者溥之于黨籍列在高等其生平歷官之詳必尚有見于他書宋史自荒陋耳梓材案謝山奉臨川帖子三云鄭溥之即鄭湜閩人慶元黨籍之魁諸葛誠之名千能會稽人陳蕃叟即陳武乃止齋從弟亦黨籍中人也其顛末具有別紙詳之而俱非陸子之徒所云別紙即此帖也

宣獻樓攻媿先生鑰

正惠林先生大中並見邛劉諸儒學案

少師黃先生由

黃由字子由平江人舉進士第一累官權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侍御史張巖奏其植僞黨與遂奉祠嘉定閒起爲浙東安撫使仍官刑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卒贈少師參姓譜

侍郎黃先生黼別見涑水學案

尚書何月湖先生異

何異字同叔崇仁人紹興二十四年進士調石城主簿歷兩任知萍鄉縣丞相周必大參政留正以院轄擬之孝宗問有無列薦正等以萍鄉政績對迺遷國子監主簿遷丞轉對所言帝喜之曰君臣一體初不在事形迹有所見聞于銀臺司繳奏擢監察御史先生奏與丞相留正舊同官不敢供職御札不許引嫌遂拜命遷右正言累權禮部侍郎太常寺太廟芝草生韓侂冑

率百官覲焉先生謂其色白慮生兵妖俛冑不悅又以劉光祖于先生交密言者遂以先生在言路不彈丞相留正及受趙汝愚薦劾罷之久乃予祠起知夔州兼本路安撫七月丙戌西北有星白芒墜地其聲如雷先生曰戌日酉時火土交會而妖星自東南衝西北化爲天狗蜀其將有兵乎丐祠以寶謨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後四年吳曦果叛嘉定元年召爲刑部侍郎明年擢工部尚書以寶章閣直學士知泉州從所乞予祠進寶章閣學士轉一官致仕卒年八十一先生高自標致有詩名所著月湖詩集行世參史傳

獻簡孫先生逢吉

孫逢吉字從之吉州人也隆興元年進士第授郴縣司戶乾道

七年太常黃鈞薦于丞相虞允文梁克家將處以學官先生竟就常德教授以歸紹熙元年遷祕書郎兼皇子嘉王府直講二年春二月雷雪之沴交作詔求直言疏八事去蔽諛親講讀伸親駁崇氣節省用度惜名器拔材武飭戎備擢爲右正言在諫垣七十日章二十上詞旨剴切皆人所難言者改國子司業求去爲湖南提刑以祕書監召兼吏部侍郎俄爲孝宗攢宮按行使朱元晦熹在經筵持論切直小人共不便潛激上怒中批與祠劉後溪光祖與先生同在講筵吏請曰今日某侍郎輪講以疾告孫侍郎居次請代之先生曰常所講論語今安得即有講義已而問某侍郎講義安在取觀之則講論權輿篇刺康公與賢者有始而無終與逐元晦事相類先生欣然代之講因于上

前爭論甚苦上曰朱熹言多不可用先生曰熹議祧廟與臣不合他所言皆正未見其不可用寔失上意會彭忠肅龜年論韓侂胄專僭出補郡先生入疏曰道德崇重陛下所敬禮者無若朱熹志節端亮陛下所委信者無若彭龜年熹既以論侂胄去龜年復以論侂胄絀臣恐賢者皆無固志陛下所用皆庸鄙憸薄之徒何以立國侂胄見而惡之趙丞相既罷侂胄專國出知太平丐祠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起知贛州已屬疾卒謚獻簡弟逢年逢辰皆有文學行義時稱孫氏三龍同上

餘官三十一人

文節劉後溪先生光祖別爲邛劉諸儒學案

忠公呂大愚先生祖儉別見東萊學案

忠定葉水心先生適 別爲水心學案

提刑楊淡軒先生方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龍圖項平庵先生安世 別見晦翁學案

文肅李悅齋先生𡌴

龍圖沈先生有開 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忠節曾先生三聘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忠公游先生仲鴻 別見邛劉諸儒學案

文定吳畏齋先生獵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肅簡李先生祥

李祥字元德無錫人隆興元年進士爲錢塘縣主簿調濠州錄

事參軍累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國子祭酒趙丞相以言去國

上疏爭之曰頃壽皇崩兩宮隔絕中外洶洶留正棄印亡去國命如髮汝愚不畏滅族決策立陛下風塵不搖天下復安社稷之臣也奈何無念功至意忽體貌常典使精忠巨節拂鬱黯闇何以示後世除直龍圖閣運副言者劾罷之于是太學諸生楊宏中周端朝等六人上書留之俱得罪主冲祐觀再請老以直龍圖閣致仕嘉泰元年八月卒謚肅簡 參史傳

文元楊慈湖先生簡 別爲慈湖學案

知州趙嬾庵先生汝讜 別見水心學案

文懿趙南塘先生汝談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宣奉陳東齋先生峴 別見玉山學案

知州范月舟先生仲黼 別爲二江諸儒學案

尚書汪先生逵別見玉山學案

國博孫先生元卿

孫元卿字東伯口口人國子博士

正獻袁絜齋先生燮別爲絜齋學案

知州陳先生武別見止齋學案

宗丞田先生澹

田澹字口口南劒人官宗正丞兼權工部郎官

宣獻黃文叔先生度別見止齋學案

龍圖詹先生體仁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文懿蔡先生幼學別見止齋學案

提舉黃西坡先生灝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正字周山房先生南別見水心學案

正肅吳先生柔勝別見晦翁學案

寶文王先生厚之別見象山學案

直閣孟先生浩

孟浩字養直宜春人乾道進士知武寧縣有聲累遷知湖州以忤權貴罷後復起官至直祕閣爲人廉介一毫不妄取與爲文章有法度所著有鄙技集參姓譜

修撰趙西林先生鞏別見邛劉諸儒學案

通判白先生炎震

白炎震字口口普州人成都府通判

武臣三人

統制皇甫先生斌

皇甫斌字文仲華山人官池州都統制

鈐轄范先生仲壬

范仲壬蜀人贈太保琢之弟璨四世孫家徽宗時有功避不以自名官至右武大夫先生其從孫也武舉中第裁八年出知金州後爲利路鈐轄爕尚使氣鄉里敬服故其後以武聞云參氏族譜

鈐轄張先生致遠

張致遠字口口南劒人江南兵馬鈐轄

士人八人

知軍楊先生宏中

楊宏中字充甫福州人弱冠補國子生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執喪時趙忠定知樞密院奏請太皇太后迎立寧宗于嘉邸以成喪禮朝野晏然遂命忠定爲右丞相登進耆德及一時知名之士有志慶歷元祐之治韓侂胄竊弄國柄引將作監李沐爲右正言首論罷忠定中丞何澹御史胡紘章繼上竄忠定永州國子祭酒李祥博士楊簡連疏救爭俱被斥先生曰師儒能辯大臣之冤而諸生不能留師儒之去于誼安乎衆莫應獨林仲麟徐範張衜蔣傅周端朝五人願預其議遂上疏曰自古國家禍亂之由初非一道惟小人中傷君子其禍尤慘君子登庸杜絕邪枉要其處心實在于愛君憂國小人得志仇視正人必欲空其朋類然後可以肆行而無忌于是人主孤立而社稷危矣

黨錮敝漢朋黨亂唐大率由此元祐以來邪正交攻卒成靖康之變臣子所不忍言而陛下所不忍聞也臣竊見近者諫臣李沐論前宰相趙汝愚數談夢兆擅權植黨將不利于陛下以此加誣實不其然汝愚乞去中外咨憤而言者以爲父老懽呼蒙蔽天聽一至于此章穎力辯其非首遭斥逐聞者已駭旣而祭酒李祥博士楊簡相繼抗論毅然求去告假幾月皇皇一旦有外補之命言者惡其扶植正論極力觝排同日報罷六館之士爲之憤惋涕泣今李沐自知邪正之不兩立而公議之不直己也乃欲盡去正人以便其私于是託朋黨以罔陛下之聽臣謂二人之去若未足惜殆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于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監豈堪復見于今日邪陛下厲精圖政方將正

三綱以維人心杜羣議以定國是遠聽奸回巽疑善類此臣等之所未諭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之禍懲靖康之變精加宸慮特奮睿斷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明示好惡旌別淑慝竄李沐以謝天下還祥簡以收士心臣雖身膏鼎鑊實所不辭書奏不報則繳副封于臺諫侍從侂胄大怒坐以不合上書之罪六人皆編置以先生爲首將竄之嶺南中書舍人鄧馹上書救之不聽右丞相余端禮拜于榻前至數十丐免遠徙上惻然許之乃送太平州編管天下號爲六君子明年移福州聽讀嘉泰三年寧宗幸學特旨放還開禧元年登進士第教授南劍州侂胄誅先以言得罪者悉加褒錄嘉定元年特遷先生一秩亦不拜累改宣教郎通判潭州以親老請祠差知武

問罷未受卒年五十三參史傳

忠文周先生端朝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縣令張先生衛

張衛字用叟侯官人官終泰和令嘗同楊宏中上書參福建通志

梓材謹案先生之名福建通志作道道與衛古今字爾宋史忠義傳稱先生以父任補官有二子與周端朝同登進士第

太學林先生仲麟

林仲麟字景仲寧德人倜儻有大志淳熙五年試太學第一慶元中與楊宏中等六人上疏救趙忠定韓侂胄怒送毘陵編管先生毅然不少詘時有慶元六君子之稱參姓譜

太學蔣先生傳

蔣傳字象夫信州人先生入居太學忠鯁有聞叩閽之事皆其屬稾云參宋元通鑑

朝奉徐先生範

徐範字彝父侯官人少孤刻苦授徒以養母與兄同舉于鄉入太學未嘗以疾言遽色先人趙丞相去位祭酒李祥博士楊簡論救之俱被斥逐同舍生議叩閽上書書已具有聞士亦署名忽夜傳韓侂胄將實言者重辟閩士怖請削名其友亦勸止之先生曰業已書名矣尚何變書奏侂胄果大怒謂其扇搖國是各送五百里編管先生謫臨海與兄歸同往禁錮十餘年登嘉定元年進士第授淸江縣尉歷知邵武軍遷國子監丞徙太常丞權都官郎官改祕書丞著作郎起居郎兼國史編修實錄檢

討以朝奉大夫致仕卒贈朝請大夫集英殿修撰參史傳

文節蔡西山先生元定別爲西山蔡氏學案

監嶽呂先生祖泰別見東萊學案

附攻慶元僞學者

韓侂胄字節夫安陽人平章軍國事力攻僞學

京鏜字仲遠洪州人右丞相實發僞學之名

何澹字自然處州人樞密與京鏜主僞學之禁者六年

劉德秀字仲洪洪州人諫議大夫首論留忠宣引僞學之罪

胡紘字□□處州人御史論僞學猖獗圖爲不軌

李沐字□□湖州人正言論罷趙忠定又劾留忠宣

劉三傑字□□婺州人正言論僞學黨變爲逆黨

施康年字□□通州人
正言
乞嚴行約束僞徒送葬

姚愈字𠑽愈平江人
大諫
論姦僞之徒盜名欺世

陳賈字□□舒州人
兵部侍郎
乞擯斥道學

楊大法字元範婺州人
侍御

張釜字□□鎭江人
大諫
指劉文節涪州學記爲謗訕

錢象祖字□□□錢塘人
參政

葉翥字□□處州人
尚書
奏禁語孟學庸等書

許及之字深甫温州人
樞密

張巖字□□揚州人
侍御
奏黄少師由植僞黨

陳讜字□□興化人
侍御

傅伯壽字□□泉州人
侍郎

汪義端　字子充黟縣人勃孫　中書舍人

高文虎　字炳如明州人　直院　草偽徒改觀回聽詔

張伯垓　字□□秀州人　察院

康師旦　字周卿平江人　吏部侍郎

趙善堅　字德固宜春人　發州簽判

林采　字□□□□人　監察御史

沈繼祖　字□□興國人　監察御史　以胡紘奏稾劾晦庵

丁逢　字□□常州人　川秦都大

邵裒　字□□秀州人　司直　請偽學不得除在內差遣

王沇　字□□□□人　衢州守　乞著偽學籍

錢鍪　字□□□□人　衢州守

余嘉字□□湞州人

新州教授上書乞斬晦庵

趙師召字□□□□人

迪功郎

張貴謨字子智處州人

黃掄字□□□□人

右正言

鄭丙字少融福州人

淳熙間吏部尚書　言僞學不宜信用

林栗字黃中福州人

淳熙間兵部尚書　劾晦庵不供職

王淮字季海金華人

淳熙間右丞相　實始慶元僞學之禁

趙彥逾字德老明州人

資政殿大學士

謝山跋趙彥逾傳曰深寧先生所著四明七觀甚稱彥逾之清節不意大儒立言亦尚有阿私也彥逾之爲人尚足道乎案彥逾晚與樓林二參政並召右司諫王居安言樓

鑰林大中用宗廟社稷之靈天下蒼生之福彥逾豈可與之同日而語彥逾始以趙汝愚不引入政府遂啓侂胄專政之謀汝愚斥死彥逾之力居多汝愚之罪人也陛下乃使與二人同升薰猶共器非所以示趣向于天下也疏已具有微聞者除居安下遷起居郎兼崇政殿說書時爲諫官才十八日居安直前奏曰陛下特遷臣柱下者豈非欲使臣不得言耶二史直前奏事祖宗法也遂極論之此足爲彥逾定案矣彥逾之子筱夫實有清節乃幹蠱之子也

寶慶元年乙酉

史彌遠專政

八月賜張横浦謚曰文忠

寶慶二年丙戌

彌遠專政

正月賜陸復齋九齡謚文達沈定川煥謚端憲

寶慶三年丁亥

彌遠專政

正月贈晦庵太師追封信國公

召布衣李微之心傳赴闕

紹定元年戊子

彌遠專政

紹定二年己丑

彌遠專政

九月晦庵改封徽國公

紹定三年庚寅

彌遠專政

五月蔡九峯沈卒

紹定四年辛卯

彌遠專政

紹定五年壬辰

彌遠專政

是年賜進士徐元杰第一

紹定六年癸巳

十月鄭忠定清之相

彌遠卒

十一月召陳和仲塤為樞密院編修官

端平元年甲午

忠定獨相

五月召徐文清僑為太常少卿

九月召眞西山為翰林學士魏鶴山直學士院

端平二年乙未

正月詔議胡安定孫泰山邵康節歐陽孔叔周濂溪司馬溫公蘇東坡張橫渠程明道伊川等十人從祀孔子廟庭

端平三年丙申

九月崔與之相

三月眞西山參知政事
五月西山卒
六月喬文惠行簡相
八月詔趙忠定配享寧宗廟廷
十二月知沔州高稼死節

嘉熙元年丁酉
八月詔趙忠定追封福王

嘉熙二年戊戌

嘉熙三年己亥
正月喬文惠平章軍國重事李宗勉史嵩之相
十二月崔清獻與之卒
以陳和仲爲國子司業

嘉熙四年庚子
閏月李文清宗勉卒史嵩之專政

淳祐元年辛丑
正月周二程張朱列

淳祐二年壬寅
嵩之專政

于從祀濂溪封汝南伯明道封河南伯伊川封伊陽伯橫渠封郿伯
二月喬文惠卒
五月賜進士得王厚齋應麟

淳祐三年癸卯
嵩之專政

淳祐四年甲辰
嵩之專政
九月嵩之去位
十二月范文肅鍾杜清獻範相

淳祐五年乙巳
四月杜清獻卒
六月徐侍郎元杰暴卒
十二月游似相

淳祐六年丙午

淳祐七年丁未
四月鄭忠定復相

淳祐八年戊申
忠定獨相

淳祐九年己酉
正月范文肅卒
閏二月趙葵相

淳祐十年庚戌
是年賜進士方逢辰第一

淳祐十一年辛亥
十一月謝方叔吳潛相

淳祐十二年壬子

方叔獨相

寶祐元年癸丑

方叔獨相

寶祐二年甲寅

八月董槐相

寶祐三年乙卯

寶祐四年丙辰

十月程元鳳相

五月賜進士文文山天祥第一

寶祐五年丁巳

元鳳獨相

八月嵩之死

寶祐六年戊午

四月丁大全相

開慶元年己未

十月吳潛復相

賈似道相

景定元年庚申

四月吳潛罷

景定二年辛酉

似道專政

正月加封張南軒華陽伯呂東萊開封伯並從祀孔子廟庭

景定三年壬戌

似道專政

六月吳毅夫潛暴卒于循州

景定四年癸亥

似道專政

五月婺州布衣何基建寧布衣徐幾並授迪功郎

景定五年甲子

咸淳元年乙丑

咸淳二年丙寅

似道專政
九月竄建寧教授謝枋得于興國軍
十月度宗即位

咸淳三年丁卯
似道專政
三月程元鳳復相
八月葉夢鼎相

咸淳六年庚午
似道專政
正月江萬里罷

咸淳九年癸酉
似道專政

似道專政

咸淳四年戊辰
似道專政
十二月程元鳳卒

咸淳七年辛未
似道專政

咸淳十年甲戌
似道專政
七月瀛國公即位
十一月王爚相
十二月章鑑相

似道專政

咸淳五年己巳
似道專政
三月江萬里馬廷鸞相

咸淳八年壬申
似道專政

德祐元年乙亥
二月似道罷
四月陳宜中留夢炎相
五月賜婺州處士何基謚文定王柏承事郎

九月似道拉殺于南劒州

十一月以謝疊山爲江西招諭使

德祐二年丙子

正月吳堅文天祥相

李芾死節

趙良淳死節

附晚宋諸儒者

周密字公謹吳興人養烏介自號弁陽老人又號四水潛夫

梓材謹案周公謹先爲齊人後徙湖其著齊東野語云伊洛之學行于世至乾道淳熙間盛矣其能發明先賢旨意遡流徂源論著講解卓然自爲一家者惟廣漢張敬夫東萊呂伯恭新安朱元晦而已此外有橫浦張子韶象山陸子靜亦皆以其學傳授而張嘗參宗杲禪陸又參杲之徒德光故其學往往流于異端而不自知至于孔嘉諸公則以詞章議論馳騁固已不可同日語也又云世又有一種淺陋之士自視無堪以爲進取之地輒亦自附于道學之

名寇衣博帶危坐闊步或鈔節語錄以資高談或閉眉合眼爲默識而叩擊其所學則于古今無所聞知考驗其所行則于義利無所分別此聖人之七罪人吾道之大不幸而遂使小人得以藉口爲僞學之目而君子受玉石俱焚之禍者也由前之說尚爲平允之論由後之說不無有所誣詈故其癸辛雜識後集謂饒雙峯自詭爲黃勉齋門人雜識別集目王厚齋爲形拘言徐徑畈沽激太過且謂其無忌憚云至其浩然齋雅談有云宋之文治雖盛然諸公率崇性理卑藝文朱氏主程而抑蘇呂氏文鑑去取多朱意故文字多遺落者極可惜且引葉水心洛學興而文字壞爲至言意欲伸文詞以抑道學與野語前說不自相矛盾邪

宋元學案卷九十七終

荊公新學略表

王安石——子雱

廬陵門人

龔原——鄒浩　別爲陳鄒諸儒學案

　　　沈躬行　別見周許諸儒學案

王無咎

晏防

陸佃——子宰——孫游

呂希哲　別爲滎陽學案

汪澥

鄭俠

蔡肇

陳祥道——弟暘

許允成

別附 呂惠卿

蔡京

蔡卞

林希

蹇序辰

父周輔

馬希孟

方愨

孟厚 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王昭禹

鄭宗顏

耿南仲

王安中

並爲新學者

李純甫別爲屏山鳴道集說畧

王學餘派

王安禮

元孫厚之別見象山學案

王安國

並荆公弟

曾鞏別見廬陵學案

孫侔

並荆公講友

宋保國

荆公學侶

宋元學案卷九十八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荊公新學畧

祖望謹案荊公淮南雜說初出見者以為孟子老泉文初出見者以為荀子已而聚訟大起三經新義累數十年而始廢而蜀學亦遂為敵國上下學案者不可不窮其本末也且荊公欲明聖學而雜于禪蘇氏出于縱橫之學而亦雜于禪甚矣西竺之能張其軍也述荊公新學畧及蜀學畧

梓材案是條序錄兼蜀學而言之謝山以其並為雜學故列之學案之後別謂之學畧云

廬陵門人

文公王臨川先生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臨川人登有盛名舉進士高第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召試館職固辭知鄞縣三日一治縣事起堤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于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通判舒州以文潞公薦再召試爲羣牧判官出知常州提點江東刑獄入爲三司度支判官獻書萬餘言極陳當世之務除直集賢院累辭不獲命始就職除同修起居注固辭遂除知制誥神宗即位除知江寧府召爲翰林學士未幾參知政事先生既執政設制置三司條例司與知樞密院陳升之同領之而青苗免役市易保甲等法相繼興矣自變法以來御史中丞呂誨等力請罷

條例司幷青苗等法諫官孫莘老覺李公擇常胡完夫宗愈御史張天祺戩王子韶陳古靈襄程明道顥皆論安石變法非是以次罷去前宰相韓魏公琦亦上疏論青苗之害先生稱疾求分司不許三年拜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知制誥其徒呂惠卿修撰經義先生提舉王韶取熙河洮岷疊宕等州先生率羣臣入賀神宗解玉帶賜之以旌其功慈聖光獻皇后宣仁聖烈皇后閒見神宗流涕言新法之不便者且言王安石亂天下神宗亦流涕退命先生裁損之先生重爲解乃已七年神宗以久旱益疑新法之不便遂以吏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明年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呂惠卿爲先生所知驟引至執政洎先生再相苟可以中先生無不爲也會

先生子雱卒先生丐奉祠以使相爲集禧觀使封舒國公又辭使相乃以左僕射爲觀文殿大學士元豐三年改封荆國公退居金陵始悔恨爲惠卿所誤哲宗即位拜司空明年卒贈太傅紹聖初謚曰文配享神宗廟庭崇寧二年配享文宣王廟靖康元年停文宣王配享列于從祀後又罷配享神宗廟而奪其封爵初先生提舉修撰經義訓釋詩書周官既成頒之學官天下號曰新義雲濠案荆公著有臨川集一百卷後集八十卷易義二十卷洪範傳一卷詩經新義三十卷左氏解一卷禮記要義二卷孝經義一卷論語解十卷孟子解十四卷老子注二卷晚歲爲字說二十四卷學者爭傳習之且以經試于有司必宗其說少異輒不中程先生性強忮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至議變法而在廷交執不可先生傳經義出己意辯論輒數百言衆皆不能詘甚者

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卹罷詘中外老成人幾盡多用門下儇慧少年久之以旱引去洎復相歲餘罷終神宗世八年不復召而恩顧不久衰云參東都事畧

祖望謹案靖康閒以龜山言不當配享乃降安石于從祀紹興六年張魏公獨相以陳公輔言禁臨川學乾道五年魏元履請去荆公父子不果淳熙四年趙粹中又言之上以輔臣之言謂前後毀譽雖不同其文章終不可掩但去王雱而議升范歐馬蘇亦不果

臨川文集

仁義禮信天下之達道而王霸之所同也夫王之與霸其所以用者則同而其所以名者則異何也蓋其心異而已矣其心異

則其事異其事異則其功異其功異則其名不得不異也王者之道其心非有求于天下也所以爲仁義禮信者以爲吾所當爲而已矣以仁義禮信修其身而移之政則天下莫不化之也是故王者之治知爲之于此不知求之于彼而彼固已化矣霸者之道則不然其心未嘗仁也而患天下惡其不仁于是示之以仁其心未嘗義也而患天下惡其不義于是示之以義其于禮信亦若是而已矣是故霸者之心爲利而假王者之道以示其所欲其有爲也唯恐民之不見而天下之不聞也故曰其心異也齊桓公刼于曹沫之刃而許歸其地夫欲歸其地者非吾之心也許之者免死而已由王者之道則勿歸焉可也而桓公必歸之地晉文公伐原約三日而退三日而原不降由王者之

道則雖待其降焉可也而文公必退其師蓋欲其信示于民者也凡所為仁義禮亦無以異于此矣故曰其事異也王者之大若天地然天地無所勞于萬物而萬物各得其性萬物雖得其性而莫知其為天地之功也王者無所勞于天下而天下各得其治雖得其治然而莫知其為王者之德也霸者之道則不然若世之惠人耳寒而與之衣饑而與之食民雖知吾之惠而吾之惠亦不能及夫廣也故曰其功異也夫王霸之道則異矣其用至誠以求其利而天下與之故王者之道雖不求利之所歸霸者之道不主于利然不假王者之事以接天下則天下孰與之哉

王霸論

性情一也世有論者曰性善情惡是徒識性情之名而不知性

情之實也喜怒哀樂好惡欲未發于外而存于心性也喜怒哀樂好惡欲發于外而見于行情也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故吾曰性情一也彼曰性善無它是嘗讀孟子之書而未嘗求孟子之意耳彼曰情惡無它是有見于天下之以此七者而入于惡而不知七者之出于性耳故此七者人生而有之接于物而後動焉動而當于理則聖也賢也不當于理則小人也彼徒有見于情之發于外者爲外物之所累而遂入于惡也因曰情惡也害性者情也是曾不察于情之發于外而爲外物之所感而遂入于善者乎蓋君子養性之善故情亦善小人養性之惡故情亦惡故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莫非情也小人之所以爲小人莫非情也彼論之失者以其求性于君子求情于小人耳自其

所謂情者莫非喜怒哀樂好惡欲也舜之聖也象喜亦喜使舜當喜而不喜則豈足以爲舜乎文王之聖也王赫斯怒當怒而不怒則豈足以爲文王乎舉此二者而明之則其餘可知矣如其廢情則性雖善何以自明哉誠如今論者之說無情者善則是若木石者尚矣是以知性情之相須猶弓矢之相待而用若夫善惡則猶中與不中也曰然則性有惡乎曰孟子曰養其大體爲大人養其小體爲小人楊子曰人之性善惡混是知性可以爲惡也性情論

世之論者曰惠者輕與勇者輕死臨財而不訾臨難而不避者聖人之所取而君子之行也吾曰不然惠者重與勇者重死臨財而不訾臨難而不避者聖人之所疾而小人之行也故所謂

君子之行者有二焉其未發也愼而已矣其旣發也義而已矣愼則待義而後決義則待宜而後動蓋不苟而已也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言動者賢不肖之所以分不可以苟耳是以君子之動苟得已則斯靜矣故于義有可以不與不死之道而必與必死者雖衆人之所謂難能而君子未必善也于義有可與可死之道而不與不死者雖衆人之所謂易出而君子未必非也是故尙難而賤易者小人之行也無難無易而惟義之是者君子之行也傳曰義者天下之制也制行而不以義雖出乎聖人所不能亦歸于小人而已矣季路之爲人可謂賢也而孔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夫孔子之行惟義之是而子路過之是過于義也爲行而過于義宜乎孔子之無取于其材也勇過

于義孔子不取則惠之過于義亦可知矣孟子曰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蓋君子之動必于義無所疑而後發苟有疑焉斯無動也語曰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言君子之行當愼處于善耳而世有言孟子者曰孟子之文傳之者有所誤也孟子之意當曰無與傷惠無死傷勇嗚呼蓋亦勿思而已矣勇惠論

仁者聖之次也知者仁之次也未有仁而不知者也未有知而不仁者也然則何知仁之別哉以其所以得仁者異也仁吾所有也臨行而不思臨言而不擇發之于事而無不當于仁也此仁者之事也仁吾所未有也吾能知其爲仁也臨行而思臨言而擇發之于事而無不當于仁也此知者之事也其所以得仁

則異矣及其爲仁則一也孔子曰仁者靜知者動何也曰譬今有二賈也一則既富矣一則知富之術而未富也既富者雖焚舟折車無事于賈可也知富之術而未富者則不得無事也此仁知之所以異其動靜也吾之仁足以上格乎天下浹乎草木旁溢乎四夷而吾之用不匱也然則吾何求哉此仁者之所以能靜也吾之知欲以上格乎天下浹乎草木旁溢乎四夷而吾之用有時而匱也然則吾可以無求乎此知者之所以必動也故曰仁者樂山知者樂水山者靜而利物者也水者動而利物者也其動靜則異其利物則同矣曰仁者壽知者樂然則仁者不樂知者不壽乎曰知者非不壽不若仁者之壽也仁者非不樂樂不足以盡仁者之盛也能盡仁之道則聖人矣然不曰仁

而目之以聖者言其化也蓋能盡仁道則能化矣如不能化吾未見其能盡仁道也顔回次孔子者也而孔子稱之曰三月不違仁而已然則能盡仁道者非若孔子者誰乎 仁知論

君子所求于人者薄而辨是與非也無所苟孔子罪宰予曰于予與何誅罪冉有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二子得罪于聖人若當絶也及爲科以列其門弟子取者不過數人于宰予有辭命之善則取之于冉求有政事之善則取之不以不善而廢其善孔子豈阿其所好哉所求于人者薄也管仲功施天下孔子小之門弟子三千人孔子獨稱顔回爲好學問其餘則未爲好學者閔損原憲曾子之徒不與焉冉求宰我之得罪又如此孔子豈不樂道人之善哉辨是與非無所苟也所求于人者薄所

以取人者厚蓋辨是與非者無所苟所以明聖人之道如宰予冉求二子之不得列其善則士之難全者衆矣惡足以取人善乎如管仲無所貶則從政者若是而止矣七十子之徒皆稱好學則好學者若是而止矣惡足以明聖人之道乎取人如此則吾之自取者重而人之所取者易明道如此則吾之與人其所由可知已故薄于責人而非匿其過不苟于論人所以求其全聖人之道本乎中而已春秋之旨豈易于是哉中述

古之人僕僕然勞其身以求行道于世而曰吾以學孔子者惑矣孔子之始也食于魯魯亂而適齊齊大夫欲害己則反而食乎魯魯受女樂不朝者三日義不可以留也則烏乎之曰甚矣衛靈公之無道也其遇賢者庶乎其猶有禮耳于是之衛衛靈

公不可與處也于是不暇擇而之曹以適于宋鄭陳蔡衛楚之郊其志猶去衛而之曹也老矣遂歸于魯以卒孔子之行如此烏在其求行道也夫天子諸侯不以身先于賢人其不足與有爲明也孔子而不知其何以爲孔子也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僕僕然勞其身以求行道于世是沽也子路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蓋孔子之心云耳然則孔子無意于世之人乎曰道之將興與命也道之將廢與命也苟命矣則如世之人何　行道

或曰孟荀楊韓四子者皆古之有道仁人而性者有生之大本也以古之有道仁人而言有生之大本其爲言也宜無惑何其說之相戾也吾願聞子之所安曰吾所安者孔子之言而已夫

太極者五行之所由生而五行非太極也性者五常之太極也而五常不可以謂之性此吾所以異于韓子且韓子以仁義禮知信五者謂之性而曰天下之性惡焉而已矣五者之謂性而惡焉者豈五者之謂哉孟子言人之性善荀子言人之性惡夫太極生五行然後利害生焉而太極不可以利害言也性生乎情有情然後善惡形焉而性不可以善惡言也此吾所以異于二子孟子以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因以謂人之性無不仁就所謂性者如其說必也怨毒忿戾之心人皆無之然後可以言人之性無不善而人果皆無之乎孟子以惻隱之心爲性者以其在內也夫惻隱之心與怨毒忿戾之心其有感于外而後出乎中者有不同乎荀子曰其爲善者僞也就所謂性者如其說必

也惻隱之心人皆無之然後可以言善者僞也爲人果皆無之乎荀子曰陶人化土而爲埴埴豈土之性也哉夫陶人不以木爲埴者惟土有埴之性焉烏在其爲僞也且諸子之所言皆吾所謂情也習也非性也楊子之言爲似矣猶未出乎以習而言性也古者有不謂喜怒愛惡欲情者乎喜怒愛惡欲而善然後從而命之曰仁也義也喜怒愛惡欲而不善然後從而命之曰不仁也不義也故曰有情然後善惡形焉然則善惡者情之成名而已矣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吾之言如此然則上知與下愚不移有說乎曰此之謂知愚吾所云者性與善惡也惡者之于善也爲之則是愚者之于知也或不可強而有也伏羲作易而後世聖人之言也非天下之至精至神其孰能與于此

孔子作春秋則游夏不能措一辭蓋伏羲之知非至精至神不能與惟孔子之知雖游夏不可強而能也況所謂下愚者哉其不移明矣或曰四子之云爾其皆有意于教乎曰是說也吾不知也聖人之教正名而已　原性

善教者藏其用民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不善教者反此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善教者之爲教也致吾義忠而天下之君臣義且忠矣致吾孝慈而天下之父子孝且慈矣致吾恩于兄弟而天下之兄弟相爲恩矣致吾禮于夫婦而天下之夫婦相爲禮矣天下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皆吾教也民則曰我何賴于彼哉此謂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也不善教者之爲教也不此之務而暴爲之

制煩爲之防飭飭于法令誥戒之間藏于府憲于市屬民于鄙野必曰臣而臣君而君子而子父而父兄弟者無失其爲兄弟也夫婦者無失其爲夫婦也幸是也有賞不然則罪鄉閭之師族黨之長疏者時讀密者日告若是其悉矣顧不有服教而附于刑者于是嘉石以恥之圜土以苦之甚者棄之于市朝放之于裔末卒不可以已也此謂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也善教者浹于民心而耳目無聞焉以道擾民者也不善教者施于民之耳目而求浹于心以道强民者也擾之爲言猶山藪之擾毛羽川澤之擾鱗介也豈有制哉自然然耳强之爲言其猶圈毛羽沼鱗介乎一失其制脫然逝矣噫古之所以爲古無異焉由前而已矣今之所以不爲古無異焉由後而已矣

或曰法令誥戒不足以爲教乎曰法令誥戒文也吾云爾者本也失其本而求之文吾不知其可也 原教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鬭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閒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楊雄貴遷善皆是術也予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于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財見篡于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篡

于盜矣可歟不可也財之在己固不若性之為己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原過

附錄

神宗問王安石之學何如明道對曰安石博學多聞則有之守約則未也

明道嘗見上稱介甫之學對曰王安石之學不是上愕然問曰何故對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嘗讀詩言周公之德云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是之盛如王安石其身猶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 以上程氏遺書

溫公戒金陵用小人金陵曰法行即逐之溫公曰誤矣小人得路豈可去也他日將悔之 元城語錄

梓材謹案元城語移此者五條其四條見後

韓絳自請前日謬于敷奏之罪乞旨改正上欣然歎曰卿不遂非甚好若王安石則言宰臣之道矣

元豐末不得已創爲戶馬之說神宗俯首歎曰朕于是乎媿文彥博矣王珪問故上曰彥博嘗爭國馬奏曰陛下十年必思臣言珪曰國馬是王安石堅請本非聖意上復歎曰安石誤朕豈止一事

安石在金陵見元豐官制行變色曰許大事安石竟晷不得與聞始漸有畏懼作前後元豐行以諛上蓋求保全也

先是安石作詩義序極諛上神宗卻之令別撰

安石與呂惠卿一帖無令上知惠卿既叛安石以帖上之上問

熙河歲費之實于安石安石諭王韶不必以盡數對韶報安石亦以其言上之

神宗一日盡釋市易務禁錮保人在京師者無慮千人遠近驩喜神宗歎曰百姓富家猶不肯圖小利國家何必屑屑如此若更在位數年則躬自除之不使後日議者紛紛

梓材謹案以上諸條皆晁景迂初見欽宗之言其全文載邵氏聞見後錄邵氏云亦陳瑩中尊堯之意也今所錄者字句似微有不同

口口口曰本朝因楊炎之稅法租庸調已并矣近又納義倉是再租也五等之民歲納役錢是再庸也常役則調春夫非時則調急夫否則納夫錢是再三調也而又為舉放利息之術曰常平錢曰預買錢曰蠶鹽錢曰過月錢其餘尚有難以條舉者廟

堂之所謨謀者錢也刑罰之所重而不赦者錢也文移之所急者錢也能催科者爲賢不能者爲不賢廉恥盡矣

劉元城曰漢大臣于人主前說人長短各以其實如匡衡謂朱雲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是也金陵亦非常人其質樸儉素終身好學不以官爵爲意與溫公同但學有邪正各欲行其所學而諸人輒溢惡謂其爲盧杞李林甫王莽故人主不信此進言之過

又曰五帝之法尚不同金陵乃欲以成周之法行之今祖宗所以不多爲法令者正恐官吏緣此擾民也金陵欲行新法恐州縣慢易故擢用新進少年至于特旨御前處分金字牌子一時指揮之類紛紛而出其枋必爲奸臣所竊天下欲不亂得乎

又曰金陵三不足之說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卹此三句非獨爲趙氏禍爲萬世禍人主之勢天下無能敵者人臣欲回之必思有大于此者把攬之今乃教之不畏天變不法祖宗不卹人言則何事不可爲也

又曰祖宗以仁慈治天下至嘉祐末似乎舒緩不振故神廟必欲變法金陵揣知上意以一身當之又有虛名實行強辯堅志不可動反覆詰難使人主從之乃已口及元豐初主德已成天容毅然正君臣之分非熙寧比矣

呂滎陽曰王介甫解經皆隨文生義更無含蓄學者讀之更無可以消詳處更無可以致思量處

晁景迂上封事曰三經之學義理必爲一說辭章必爲一體以

爲一道德道德如是其多忌乎古人謂寧道孔聖誤諱言鄭服非正今日之患也援釋老誕慢之說以爲高挾申韓刻覈之說以爲理使斯士浮僞慘薄古人謂王衍淸談之害甚于桀紂致今日之害者其罪又甚于王衍也其向書之說如老不可敬禍不足畏之類誣經害教陰貽天下之禍王安禮爲臣言神宗皇帝天度高遠常患三經義未副其意宣諭異日當別刊修則今之承學之士兢兢三經惟謹者未必當神宗之意也若其字說則神宗本留中不以列學官近乃列之廢律亂常尤甚果何等書也

又答袁季臯曰荊公戲明道曰伯純縱高不過至十三級而止明道謝曰公自十三級而出上據相輪恐難久以安也

楊龜山曰荆公在上前爭論或爲上所疑則曰臣之素行似不至無廉恥如何不足信且論事當問之是非利害如何豈可以素有廉恥刼人使信己也夫廉恥在常人足道若君子更自矜其廉恥亦淺矣蓋廉恥自君子所當爲者如人守官曰我固不受贓不受贓豈分外事乎

陳右司曰陰陽災異之說雖儒者不可泥亦不可全廢王介甫不用若爲政依之是不畏天者也

又曰學者非特習于誦數發于文章而已將以學古人之所爲也自荆公之學興此道壞矣

吳叔揚曰字說詩字從言從寺謂法度之言也詩本不可以法度拘若必以法度言然則待者法度之人峙者法度之山痔者

法度之病也不知此乃諧聲呂氏童蒙訓

劉靜春曰介甫不憑注疏欲修聖人之經不憑今之法令欲新天下之法可謂知務第出于己者反不逮舊故上誤裕陵以至于今後之君子必不安于注疏之學必不局于法令之文此二者旣正則人材自出治道自舉

祖望謹案此條最精

倪氏經鉏堂雜志曰荆公字說以轉注假借皆爲象形象意此其所以爲徇也若其闢說象形象意處亦自有當理者新法若雇役至今用之東南爲便不見其害前十年海外四州守臣奏民間願從中州雇役朝廷從之當時　切力排之所以其心不服故曰惛而知其善可也

魏鶴山師友雅言曰王介甫錯看膞夫一義以爲王者受天下之奉後王黼等置應奉司以成政宣之禍至于亡國不知他經原無此義古人只說恭儉釋經不可不嚴哉

又曰口率出泉康成以漢制解經三代安有口賦又如國服爲息息字凡物之生歇處康成引莽法以注息字古人原不取民以錢土地所出原無錢介甫錯處盡是康成錯處歐蘇以前未嘗有人罵古注承其誤以至此

又周禮折衷曰周禮國服之法鄭康成直以王莽二十分之息解之此自誤引致得荆公堅守以爲成周之法當時諸老雖攻荆公但無敢自鄭康成處說破推原其罪者

又曰荆公嘗以道揆自居而不曉道與法不可離如舜爲法于

天下可傳于後世以其有道也法不本于道何足以為法道而不施于法亦不見其為道荆公以法不豫道故其新法皆商君之法而非帝王之道所見一偏為害不小永嘉二陳所作制度紀綱論云得古人為天下法不若得之于其法之外彼謂仁義道德皆法外事皆因荆公判道法為二後學從而為此說豈知周禮一部敎忠敎孝道正寓于法中後世以刑法為法故流于申商以漢制沒入家財為奪以取貧尤害理三代安得有沒入人臣家財之法古者臣下去國待放于郊然猶爵祿有列于朝出入有詔于國三年然後收其田里此所謂駁

又跋了齋日錄辯曰古人自格物致知以至平治天下初無二本自本身徵民以至考建質俟初無二理今日不通政事御深

于經術又曰其人節行過人甚多審如其說是能格致誠正而不能行之天下國家本諸身矣而庶民且不合他可知也此理曉然易知而能惑世誣民于十九年間以養成亂本又能使紹聖以後守其說而莫之改也嗚呼

林竹溪鬳齋學記曰和靖曰介甫未嘗廢春秋廢春秋以爲斷爛朝報皆後來無忌憚者託介甫之言也韓玉汝之子宗文字求仁嘗上介甫書請六經之旨介甫皆答之獨于春秋曰此經比他經尤難蓋三傳皆不足信也介甫亦有易解其辭甚簡疑處甚缺後來有印行者名曰易義非介甫之書和靖去介甫未遠其言如此甚公今人皆以斷爛朝報爲荆公罪冤矣然亦荆公有以招之

又曰鄭漢西曰半山字說不足爲穿鑿許愼識文識字而求義太
是可謂之穿鑿半山未能別文字也某有三語曰無義之理理之眞有義之理理之失多義之理理之妄此言高矣哉

祖望謹案此說似未可據

謝山荆公周禮新義題詞曰三經新義盡出于荆公子元澤所述而荆公門人輩皆分纂之獨周禮則親出于荆公之筆蓋荆公生平用功此書最深所自負以爲致君堯舜者俱出于此是固熙豐新法之淵源也故鄭重而爲之蔡條以爲政和祕閣所藏其書法如斜風細雨定爲荆公手蹟其後國學頒行之板爲國子司業莆田黃隱所毀世閒流傳遂少僅見王氏訂義所引而已荆公解經最有孔鄭

諸公家法言簡意核惟其牽纏于字說者不無穿鑿是固荆公一生學術之祕不自知其爲累也蓋嘗統荆公之經學而言之易傳不在三經之內說者謂荆公不愜意而置之然伊川獨令學者習其書容齋記毛詩八月剝棗荆公一聞野老之言輒改其說則亦非任情難挽者朱子于尙書推四家荆公與焉且謂其不强作解事而禮記之方馬數家亦稟荆公之意而爲之者至今禮記注中不能廢兩雅成于陸氏而以其餘爲埤雅旣博且精彼其門人所著尙有不可掩者如此至若春秋之不立學官則公亦以其難解而置之而並無斷爛朝報之說見于和靖語錄中所稱予觀宋志荆公嘗作左氏解一卷則非不欲立明矣荆

公又嘗與陳用之許允成解論孟然則去其字說之支離
而存其菁華所謂六藝不朽之妙旨不可雷同而詆也而
況是書又荆公所最屬意者乎
又記荆公三經新義事曰荆公三經新義至南渡而廢棄
元祐時不過曰經義兼用註疏及諸家不得專主王氏之
解所禁者字說耳獨莆田黃隱作司業竟焚其書當時在
廷諸公不以爲然彈章屢上案山堂考索所載元祐元年
十月癸丑劉摯言國子司業黃隱學不足以教人行不足
以服衆故相王安石經訓視諸儒義說得聖賢之意爲多
故先帝立之于學程式多士而安石晚年字說溺于釋典
是以近制禁學者無習而已至其經義蓋與先儒之說並

存未嘗禁也隱猥見安石政事多已更改妄意迎合欲廢其學每見生員試卷引用輒加排斥何以勸率學校同時呂陶亦言經義之說蓋無古今新舊惟貴其當先儒之傳註未必盡是王氏之解未必盡非隱之誦記王氏新義推尊久矣一旦聞朝廷議科舉則語大學諸生不可復從王氏或引用者類多黜降諸生有聞安石之死而欲設齋致奠以伸師資之報者隱輒忿怒欲繩以法尤可鄙也于是上官均等皆乞罷隱慰公論由此觀之元祐諸賢平心亦已至矣嗟乎蔡京之欲毀通鑑蓋隱有以啟之韓忠獻所云鬼怪輩壞事也

左丞王先生安禮

王安禮字和甫荊公之弟早登科辟河東幕職轉運使呂公弼薦于朝召對適荊公當國除著作佐郎崇文院校書故例特賜之坐遷直集賢院歷知潤與湖州爲開封判官嘗偕尹奏事旣退獨留訪天下事帝甚向納俄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言自古大度之主不可以言語罪人蘇軾以才自奮今一旦致于理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深譴也行爲卿貰之尋進知制誥帝數失皇子用太史言欲徙民墓迫京城者無慮數萬諫曰文王卜世三十其政先于掩骼埋胔未聞遷人之冢以利其嗣者帝惻然而罷拜中大夫尚書右丞轉左丞徐禧永樂之敗帝始悟歎曰安禮每勸朕勿用兵少置獄蓋爲是也久之御

史張汝賢論其過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江寧紹聖初遷職知永興軍二年知太原卒年六十二贈銀靑光祿大夫爲人偉風儀論議明辯常以經綸自任而闊略細謹以故數詒口語云參史傳

祕閣王先生安國

王安國字平甫亦荆公弟自丱角未嘗從人受學操筆爲文語皆驚人神宗卽位近臣薦其才行爲武昌軍節度推官教授西京國子監召對神宗問安石秉政物議如何對曰但恨聚斂太急知人不明耳神宗默然久之除崇文院校書改著作佐郎祕閣校理初呂惠卿諂事荆公先生惡之一日荆公與惠卿論新法于其第先生好吹笛荆公諭之曰宜放鄭聲先生曰亦願兄遠佞人惠卿深銜之乃因鄭俠獄陷先生坐非毀其兄放歸田

里歲餘而卒年四十七有文集六十卷元祐中復祕閣校理參東都事畧

荆公講友

文定曾南豐先生鞏別見廬陵學案

縣令孫正之先生侔

孫侔字少述吳興人四歲而孤七歲能屬文既長讀書多自得之文甚奇古內行孤峻少許可非其所善雖鄉不與通也慶曆皇祐中與王介甫曾子固名聞江淮母病革義不得仕客居吳門吳興丹陽揚子間士大夫敬畏之劉原父知揚州薦其居則孝悌仕則忠信足以矯俗扶世詔試祕書省校書郎揚州州學教授不赴英宗即位沈遘王陶薦其可備侍從以忠武軍節度

推官知來安縣熙寧三年韓維復薦之以爲常州團練推官皆不受介甫少與友善兄事之介甫爲宰相道過眞州先生待之如布衣時 參哲宗實錄

梓材謹案劉公是雜錄云處士之有道者孫侔常秩王令侔揚州人好爲古文章尤方廉不能與俗浮沈而接物則恭以和實錄謂其晚年卞急至于罵坐怒鄰里矣朱子爲劉子和傳言子和之父娶長垣趙氏實吳興孫侔先生外孫女讀書能文實生子和云又案林希爲先生傳云從其母家揚州母親教之又云慶歷皇祐間與臨川王安石南豐曾鞏知名于江淮間侔初名處字正之安石自序所謂淮之南有賢人曰正之余得而友之者也則正之即先生矣

荆公學侶

庶官宋先生保國

宋保國不知何許人荆公嘗答其書曰使人之至示以經解副

之佳句勤勤如此豈敢爾莽以虛來旨所示極好尚有少疑想榮從非久淹于符離莫異時肯顧我可以究懷未爾（參臨川文集）

梓材謹案先生蓋荊公學侶後入元祐黨籍宋史無傳

荊公家學（盧陵再傳）

龍圖王元澤雱

王雱字元澤荊公之子也性敏甚未冠已著書數萬言年十三得秦卒言洮河事歎曰此可撫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則吾敵強而邊患博矣其後王韶開熙河荊公力主其議蓋兆于此舉進士調旌德尉元澤氣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作策二十餘篇極論天下事又作老子訓傳及佛書義解亦數萬言時荊公執政所用多少年元澤欲預選乃與父謀曰執政子雖不可預事

而經筵可處荆公欲上知而自用乃以元澤所作策及注道德經鏤板鬻于市遂傳達于上鄧綰曾布又力薦之召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神宗數留與語受詔註詩書義擢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書成遷龍圖閣直學士以病辭不拜荆公更張政事元澤實導之常稱商鞅爲豪傑之士言不誅異議者法不行荆公與明道程子語元澤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數爲人所阻故與程君議元澤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頭于市則法行矣荆公遽曰兒誤矣卒時纔三十三特贈左諫議大夫參史傳

荆公門人

侍郎龔先生原

龔原字深父雲濠案宋史列傳作深之遂昌人嘉祐八年進士紹聖初爲國子司業遷祕書少監改起居舍人擢中書舍人徽宗初爲兵部侍郎先生力學以經術尊敬介甫始終不易也有易傳春秋解論語孟子解十卷參東都事畧

直講王先生無咎

王無咎字補之南城人第進士爲儀眞主簿天台令棄而從王荆公學久之無以衣食其妻子復調南康主簿已又棄去好書力學寒暑行役不暫釋所在學者歸之去來常數百人荆公爲政先生至京師士大夫多從之遊然與人寡合常閉門治書惟荆公言論莫逆也荆公上章薦其文行該備守道安貧而久棄不用詔以爲國子直講命未下而卒年四十六參史傳

縣丞晏先生防

晏防字宗武臨川人丞相殊之姪雲濠案謝溪堂誌先生墓云大丞相元獻公宗武叔祖也則當爲姪孫幼學于王荆公主崇仁簿萬載丞行李蕭然遣家奴致米乃得歸赴調卒于京先生寬厚好學安于義命不可榮辱所著有俟門集十卷俱瓶集一卷同上

右丞陸陶山先生佃

陸佃字農師山陰人居貧苦學夜無燈映月讀書躡屩從師不遠千里受經于王荆公入京適荆公當國首問新政先生曰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還爲擾民如青苗是也擢甲科授蔡州推官召補國子監直講荆公子雱用事好進者坌集其門先生待之如常同王子韶修定說文入見神宗問大裘襲衮先

生攷禮以對神宗悅用爲詳定郊廟禮文官每有所議神宗輒曰自王鄭以來言禮未有如佃者加集賢校理崇政殿說書元豐定官制擢中書舍人給事中哲宗立去荆公之黨荆公卒先生率諸生哭而祭之識者嘉其無向背徽宗即位召爲禮部侍郎拜尙書右丞譏者詆先生名在黨籍罷爲中大夫知亳州數月卒年六十一追復資政殿學士先生著書二百四十二卷于禮家名數之說尤精如埤雅禮象春秋後傳皆傳于世同上

侍講呂原明先生希哲 別爲滎陽學案

司成汪先生澥

汪澥字仲容宣州人少從胡安定學又學于荆公熙寧太學成分錄學正復第進士累遷大司成議學制不合以顯謨閣待制

知婺州改類目諸州從徒應天府予祠卒贈宣奉大夫先生自布衣錄太學至爲正爲司業祭酒迄于司成以備名者三十年一時人士推之然惜其守安定之學不終而染于新經之說

梓材謹案是傳本在安定學案以其卒染新學故移入是卷

朝奉鄭一拂先生俠

鄭俠字介夫福淸人調光州司法秩滿至京會荆公秉政問以所聞先生因爲具言靑苗免役用兵之害荆公不答又數以書論之亦不報監安上門熙寧六年七月不雨至于七年之三月流民塞道先生悉繪所見爲圖上之神宗反覆觀圖翌日又下詔責躬求言越三日大雨輔臣入賀帝示以先生所進圖狀擧錄切齒荆公去呂惠卿執政先生又上疏論之惠卿奏爲謗訕

編管汀州徙英州哲宗立始得歸元符七年再竄于英徽宗立赦之仍還故官又爲蔡京所奪宣和元年卒里人揭其閭爲鄭公坊州縣皆祀之于學紹熙初詔贈朝奉郎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言行錄云王荊公居憂金陵時嘗從學是先生固在荊公之門而能遠其師者陸放翁書其逸事謂先生晚居福清自號一拂居士

待制蔡先生肇

蔡肇字天啓丹陽人能爲文最長歌詩初事王荊公見器重又從蘇東坡遊聲譽益顯第進士歷明州司戶參軍江陵推官元祐中爲太學正通判常州召爲衛尉寺丞提舉永興路常平徽宗初入爲戶部員外郎兼編修國史言者論其學術反覆提舉兩浙刑獄張商英當國引爲禮部員外進起居郎拜中書舍人

前此試三題卒以宰相上馬爲之候先生援筆立就不加潤飾蔣英讀之擊節擬踰月以草御史辛義責詞不稱罷爲顯謨閣待制知明州言者又論其包藏異意非議辟雍以爲不臣奪職提舉洞霄宮會赦復之卒 同上

雲濠謹案劉氏明本釋言王荊公云呂惠卿蔡京蔡卞林希蹇序辰楊畏蔡確皆門人之達者也

正字陳先生祥道

陳祥道字用之福州人元祐中爲太常博士終祕書省正字所著禮書一百五十卷 同上

謝山陳用之論語解序曰荊公六藝之學各有傳者攷之諸家著錄中耿南仲龔深父之易陸佃之尚書爾雅蔡卞之詩王昭禹鄭宗顏之周禮馬希孟方愨陸佃之禮記許

尤成之孟子其淵源具在而陳祥道之論語鮮有知者但見于昭德晁氏讀書志而已荊公嘗自解論語其子雱又衍之而成于祥道長樂陳氏兄弟深于禮樂至今推之乃其得荊公之傳則獨在論語昭德謂紹聖以後場屋皆遵此書則固嘗頒之學官矣或曰是書本出于道鄉鄒公而託于祥道予謂道鄉偉人也豈肯襲阮逸輩之所爲哉諸家爲荊公之學者多牽于字說祥道疵類獨寡爲可喜也況荊公父子之論語不傳而是書獨存亦已幸矣予家居細爲校讎欲覓窮經家之有力者取荊公周禮新義王昭禹周禮解鄭宗顏考工記注陸佃爾雅新義暨是書合梓之以見熙豐之學之概無使蔡卞之詩獨行而未能也經

師之作存于今者稀矣雖或不醇要當力為存之

許先生允成

許允成王荆公門人著有孟子新義十四卷荆公喜孟子自為之解其子雱與先生皆有注釋崇觀間場屋舉子宗之參晁氏郡齋讀書志

別附

參政呂吉甫惠卿

呂惠卿字吉甫晉江人起進士為眞州推官秩滿入都見王荆公論經義意多合遂定交熙寧初荆公為政吉甫方編校集賢書籍荆公言于帝曰惠卿之賢豈特今人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生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及設制置三司條例司

以爲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必謀之凡所建請章奏皆其筆擢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集賢校理判司農寺司馬溫公諫帝曰惠卿憸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謗于中外者皆其所爲安石賢而愎不閑世務惠卿爲之謀主而安石力行之故天下幷指爲姦邪近者進擢不次大不厭衆心帝曰惠卿進對明辯亦似美溫公曰惠卿誠文學辯慧然用心不正願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能動人主帝默然溫公又貽書荆公曰諂諛之士于公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荆公不悅會吉甫以父喪去服除召爲天章閣待制同修起居注進知制誥判國子監與荆公子雱同修三經新義又知諫院爲翰林學士荆公力薦吉甫爲參知政事鄭俠疏吉甫朋姦壅蔽吉甫怒

又惡馮京異己而荆公弟安國惡吉甫姦諂面辱之于是乘勢
抃陷三人皆獲罪荆公以安國之故始有隙吉甫既叛荆公凡
可以害王氏者無不爲御史蔡承禧論其惡出知陳州久之以
資政殿學士知延州元豐五年加大學士知太原府斥知單州
明年復知太原右司諫蘇轍條奏其姦乃貶爲光祿卿分司南
京再責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紹聖中知大名府延州拜
保寧武勝兩軍節度使徽宗立易節鎭南徙爲杭州復知大名
致仕崇寧五年起知杭州坐其子責祁州團練副使安置宣州
再移廬州復觀文殿學士爲醴泉觀使致仕卒贈開府儀同三
司參史傳

僕射蔡元長京

蔡京字元長仙遊人登熙寧三年進士第調錢塘尉累遷起居郎使遼還拜中書舍人時弟卞已爲舍人故事入官以先後爲序卞乞班其下兄弟同掌書命朝廷榮之元豐末知開封府司馬溫公復差役法爲期五日同列病太迫元長獨如約溫公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已爲臺諫言其挾邪壞法出知成德軍歷知成都紹聖初入權戶部尚書章惇復變役法置司講議久不決元長謂惇曰取熙寧成法施行之爾何以講爲雇役遂定差雇兩法不同十年間元長再涖其事成于反掌識者有以見其姦卞拜右丞以元長爲翰林學士兼侍讀修國史元長覬執政曾布忌之但進承旨徽宗即位罷爲端明龍圖兩學士知太原皇太后命帝留之畢史事諫官陳瓘論其交通

近侍出知江寧遷延不之官御史陳次升龔夬陳師錫交論其
惡奪職居杭州已而宮妾宦官合為一詞譽之起知定州崇寧
元年徙大名府韓忠彥與曾布交惡謀引元長自助復用學士
承旨忠彥罷拜尚書左丞俄代布為右僕射徽宗命之曰神宗
創法立制先帝繼之兩遭變更國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
卿何以教之元長頓首謝願盡死進左僕射遂以其黨吳居厚
王漢之十餘人為僚屬用馮澥錢遹之議復廢元祐皇后罷科
舉法令盡更鹽錢法祖宗之法蕩然無餘累轉司空封嘉國公
時元祐羣臣貶竄畧盡元長尤未愜意命等其罪狀首以司馬光
目曰姦黨刻石文德殿門又自書為大碑徧頒郡國初元符末
以日食求言言者多及熙寧紹聖之政則又籍范柔中以下為

邪等凡名在兩籍者三百九人皆錮其子孫不得官京師及近甸進司空開府儀同三司安遠軍節度使改封魏國倡爲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五年正月彗出西方其長竟天帝以言者毀黨碑凡其所建置一切罷之元長免爲開府儀同三司大觀元年復拜左僕射以南丹納土躐拜太尉太師三年臺諫交論其惡遂致仕改封楚國朝朔望四年五月彗復出奎婁閒貶太子少保出居杭政和二年召還京師復輔政徙封魯國二日一至都堂治事元長患言者議己故作御筆密進而丐徽宗親書以降謂之御筆手詔違者以違制坐之事無巨細皆託而行至有不類帝札者羣下皆莫敢言既又更定官名以僕射爲太少宰自稱公相總治三省追封王安石蔡確皆爲王省

吏不復立額至五品階以百數有身兼十餘奉者公論益不與帝亦厭薄之宣和二年令致仕六年以朱勔爲地再起三省元長至是四當國目昏眊不能事事悉決于季子絛未幾𥳑絛侍讀而元長亦致仕欽宗即位遑遑日急元長盡室南下爲自全計天下罪元長爲六賊之首侍御史孫覿等始極疏其姦惡乃以祕書分司西京連貶崇信慶遠節度副使衡州安置又徙韶儋二州行至潭州死年八十天下猶以不正典刑爲恨云同上

文正蔡元度卞

蔡卞字元度京弟與京同年登科調江陰主簿王荆公妻以女因從之學元豐中張璪薦爲國子直講歷同知諫院侍御史居職不久皆以荆公執政親嫌辭拜中書舍人兼侍講進給事中

哲宗立遷禮部侍郎使遼還以龍圖閣待制知宣州徙江寧府歷揚廣越潤陳五州廣州寶貝叢湊一無所取及徙越夷人清其去以薔薇露灑衣送之紹聖元年復爲中書舍人兼國史修撰初荆公且死悔其所作日録命從子防焚之詭以他書代至是元度即防家取以上因芟落事實文飾姦僞盡改所修實録正史于是呂大防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皆獲深譴遷翰林學士四年拜尚書左丞專託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脅同列凡中傷善類皆密疏建白然後請帝親札付外行之章惇雖鉅姦然猶在其術中論者以爲惇迹易明卞心難見徽宗即位任伯雨言卞之惡有過于惇詔以資政殿學士知江寧府連貶少府少監分司池州蹤跡歲起知大名府徙揚州擢知樞密院時京居

相位元度禮辭不許一意以婦公王氏所行爲至當兄晚達而
位在上致己不得相故二府政事時有不合京于帝前詆元度
元度求去以天章閣待制知河南坐妖人張懷素降職旋加觀
文殿學士拜昭慶軍節度使入爲侍讀進檢校少保開府儀同
三司易節鎮東政和末謁歸上冢道死年六十贈太傅謚曰文
正高宗即位追責爲寧國軍節度副使紹興五年又貶單州團
練副使同上

文節林子中希

林希字子中福州人舉進士調涇縣主簿爲館閣校勘集賢校
理神宗朝同知太常禮院遣使高麗聞命懼形于色辭行神宗
怒責監杭州樓店務歲餘通判秀州復知太常禮院元祐初歷

祕書少監進中書舍人言者疏其行誼浮僞士論羞薄不足以玷從列以集賢殿修撰知蘇州更宣湖潤杭亳五州紹聖初知成都府道闕下會哲宗親政章惇用事子中遂留行復爲中書舍人修神宗實錄兼侍讀時方推明紹述盡黜元祐羣臣子中皆密豫其議一日草制罷擲筆于地曰壞了名節矣遷禮部吏部尚書翰林學士擢同知樞密院罷知亳州移杭州旋知太原府徽宗立徙大名府奪職知揚州徙舒州未幾卒年六十七追贈資政殿學士謚曰文節同上

州守蹇授之序辰父周輔

蹇序辰字授之雙流人父周輔字幡翁少與范鎭何郯爲布衣交再舉進士知宜賓石門二縣累改刑部侍郎罷知利州廬州

卒强學善屬文神宗常命作答高麗書屢稱善爲吏深文刻覈故老而獲戾授之登第後數年以泗州推官主管江西常平改京西路除龍圖閣待制知揚州徽宗立中書言其類元祐章牘傳致語言指爲謗訕詔與安惇並除名勒停放歸田里蔡京爲相復拜禮部刑部侍郎爲翰林學士進承旨有言其在先帝時遏密中以音樂自娛者黜知汝州二年徙蘇州謫單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移永州會赦復官中奉大夫遂卒授之亦有文善傳會深文刻覈似其父云 同上

侍郎楊子安畏

楊畏字子安其先遂寧人徙洛陽子安累提點夔州路刑獄元祐初請祠歸洛恐得罪司馬溫公稱其盛德溫公卒復言其不

知道呂正愍大防劉忠肅摯爲相用爲工部員外郎擢殿中侍御史助正愍攻忠肅十事忠肅罷蘇子容頌爲相復攻子容子容罷子安欲蘇文定轍爲相宣仁后召范忠宣純仁子安攻忠宣子安本附文定知文定不相復詆文定其傾危反覆如此遷禮部侍郎爲章惇呂惠卿可大任廷試發策有紹述意考官第主元祐者居上子安復考悉下之惇入相子安遺所親陰結之惇至徙子安吏部尋以寶文閣待制知眞定府天下目爲楊三變謂其進于元豐顯于元祐遷于紹聖也尋落職知虢州入元祐黨知郢州復集賢殿修撰知襄州移荊南提舉洞霄宮未幾知鄧州再丐祠主管崇禧觀蔡京爲相出黨籍尋復寶文閣待制卒 同上

爲新學者

進士馬先生希孟

馬希孟（雲濠案：一作晞孟）字彥醇，廬陵人。熙寧癸丑登第。著有禮記解七十卷。陳振孫曰：亦宗王氏者。

侍郎方先生慤

方慤字性夫，桐廬人。性至孝，父死，廬墓三年。領鄉薦，表進禮記解于朝，詔賜上舍釋褐，而頒其書于天下，學者宗之。居官以剛廉稱。（雲濠案：先生政和八年進士，仕至禮部侍郎。）家貲萬卷書堂，雖老，手不釋卷。朱文公嘗曰：方氏禮記解儘有說得好處，不可以新學而黜之。

孟先生厚（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王先生昭禹

王昭禹字光遠著有周禮詳解用荆公而加詳 參周禮訂義

謝山題王昭禹周禮詳解跋曰荆公三經當時以之取士而祖述其説以成書者耿南仲龔深父之易方慤夫陸農師之禮于今皆無完書其散見諸書中皆其醇者也獨王光遠周禮至今無恙因得備見荆公以字說解經之畧荆公周禮存于今者五官缺地夏二種得光遠之書足以補之嘗笑孔穎達于康成依阿過甚今觀此書亦然

鄭先生宗顏

鄭宗顏著有考工記注一卷 參萬歷內閣書目

門下耿希道南仲

耿南仲字希道開封府人與余深同年登第提舉兩浙常平歷

試太子詹事欽宗卽位拜資政殿大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未幾免簽書以東宮舊臣賜宅一區升尚書左丞門下侍郎金人再舉鄉京師李綱等謂不可和力沮之爲主和議故戰守之備皆罷康王起兵入衛京師二帝北行乃與文武官吏勸進高宗旣卽位薄其爲人罷知宣州已而言者論其主和誤國罪責臨江軍居住降授別駕安置南雄行至吉州卒建炎四年復觀文殿大學士參史傳

太保王初寮安中

王安中字履道號初寮曲陽人進士及第宣和中累官翰林學士尚書左丞金人來歸燕以初寮爲燕王府路宣撫使以郭藥師將叛力求罷靖康初貶官初寮爲文豐潤敏拔有初寮集七

十六卷 參姓譜

梓材謹案初寮官至太保亦從新學者其爲人詳見景迂學案

龔氏門人 廬陵三傳

忠公鄒道鄉先生浩 別爲陳鄒諸儒學案

太學沈石經先生躬行 別見周許諸儒學案

陸氏家學

陸元鈞先生宰

陸宰字元鈞農師佃之子放翁游之父農師撰春秋後傳補遺者先生所作也 參直齋書錄解題

梓材謹案宋史藝文志載農師春秋後傳二十卷又載先生春秋後傳補遺一卷朱氏經義考並云未見

陳氏家學

侍郎陳先生暘

陳暘字晉之福州人祥道弟中紹聖制科授順昌軍節度推官徽宗初進迓衡集以勸導紹述得太學博士祕書省正字禮部侍郎趙挺之言其所著樂書二百卷貫穿明備乞援其兄進禮書故事給札既上遷太常丞累官禮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提舉醴泉觀嘗坐事奪已而復之卒年六十八 參史傳

元鈞家學 廬陵四傳

中大陸放翁先生游

陸游字務觀山陰人農師佃之孫也母夢秦少游而生故以秦字爲名而字其名紹興間已爲浙漕鎖廳第一有司竟首秦熺寘先生于末及南宮一人又以秦檜所諷見黜蓋疾其喜論恢

復也紹興末賜第學詩于曾茶山又嘗從張紫巖遊具知西北事官至中大夫遂致仕誓不復出後韓侂胄固欲其出慈福賜韓以南園先生爲之記云天下知公之功而不知公之志知上之倚公而不知公之自處公之自處與上之倚公本自不相侔蓋寓微詞云參四朝聞見錄

陸務觀語

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此聖門一字銘也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聖門三字銘也

梓材謹案此從謝山節錄王氏困學紀聞移入

和甫續傳

寶文王復齋先生厚之別見象山學案

王學餘派

翰林李屏山先生純甫別爲屏山鳴道集說畧

宋元學案卷九十八終